

695

現代中國作家論(二)

現代中國作家論

第二卷

賀玉波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2

光華書局印

一九三二年九月付印

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

1—2000冊

版權所有

每冊實價六角五分

外埠加郵費二分半

序

在我們的國家裏，真的文藝批評家是不容易找到的，即使從事於文藝批評的人也不多見。我們想想看，從白話運動開始時起一直到現在止，有幾個知名的文藝批評家呢。縱然能夠數得出兩三個來，如周作人，成仿吾，錢杏邨等，也不過是爲了友朋和團體的利益執筆，防禦他人的攻擊罷了。此外，雖然還能找出幾個來，如沈從文，邵洵美，梁實秋，趙景深等，但他們的文字也不過是普通的‘介紹與批評’，對於作品不願加以詳細的分析和顯明

的判斷。還有一些書店老板所豢養的‘御用’書評家，但他們也只能在主人的機關雜誌上做做變相的廣告罷了。

因為文藝批評家缺少的緣故，文壇上便發生了種種的奇怪現象。小說家，戲劇家，散文家，詩人，一年之間，不知要發現多多少少，而名著大作又不知要出產多多少少！隨之而起的便是職業批評家和書評家，他們在報紙雜誌上說得天花亂墜。可憐，被他們這些作家批評家欺騙的，便是那些忠直而盲目的讀者。他們花費了金錢與時間來讀那些名著大作，得着些什麼益處呢？因為他們受害不淺，便對於新出的文藝作品一概不敢加以信任。於是，出版界受到了影響，而文壇上自然也會荒蕪起來。這就是一九三〇年來文藝界不振的原因之一。

如果我們要挽回文藝界昔日的繁榮，要提倡完美的作品，必須先恢復讀者們對於作家作品的信仰，如果要恢復他們的信仰，必須先從文藝界本身上整理着手；如果要整理文藝界，必須先淘汰那

些不成熟或糟糕的作品，於是，真正而忠實的文藝批評家的出現，便是我們所熱心祈願的；因為只有他們纔是作品的公正的評判者，纔是讀者的善良的指導者，纔是文藝界繁榮的復興者。

那末，要怎樣的文藝批評家纔是我們所熱心祈願的呢？他們的批評要怎樣纔能合乎正軌，而為我們所首肯呢？他們應該是永久獻身於文藝批評事業的，具有純美的動機，公正而忠實的態度，和不斷的努力。他們應該預先養成他們自己的批評能力：這就是說，他們至少要明白文藝批評的意義和理論；要明白文藝的一般原理，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思潮；要明白我們民族的特性，和社會制度的演進；要明白處我們現在的時代和環境中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文藝。這文藝要充滿着偉大的反抗壓迫和為解放為自由而奮鬥的精神，以及前進的生氣，勇敢，和力量！

已如上面所述，我們從事於文藝批評的人首先是要明白文藝批評的意義的，那末，現在我們就來討論這一項了。英國著名的文藝批評家戈斯

(Gosse, Sir Edmund 1849-1928) 大英百科辭書 (出版於一九一〇年) 批評 (見Vo1.7.P.468) 裏說，英語之‘批評’ (Criticism) 一字，乃出自希臘語。其意義有兩種：卽是 a judge，是裁判員或鑑定家的意思；和 to decide, to give an authoritative opinion，是決定，陳述偉見的意思。於是，我們可以說，判斷作用和選擇作用應用於文藝上，便發生了文藝批評。

譬如我們對於食物的品質和味道，有一番選擇，區別，和判斷的手續，看牠是否與我們的口胃適合，是否滋補我們的身體，然後纔來取食。這樣的選擇作用和判斷作用便是批評。又如我們看到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，就應該先有一番認識，看牠所寫的是什麼；再來加以選擇作用和判斷作用，看牠是否合於我們閱讀的口味，以及我們對於牠所生的好或壞的印象。這樣的選擇作用和判斷作用便是文藝批評。

既然明白了文藝批評的大概意義，我們就來討論批評家在批評以前應有的階段。第一，要考察

作家與其所處的時代關係。李白的詩，有很多是豔麗的，豪放的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杜甫的詩，為什麼有很多歌詠民間的疾苦，而充滿悲哀的情調呢？這是和唐朝那個時代有關係的。王實甫之寫西廂，關漢卿之寫竇娥冤與續西廂那一類的戲曲，以及元曲之發達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這是和元朝那個時代有關係的。吳敬梓之寫儒林外史，曹霑之寫紅樓夢，李汝珍之寫鏡花緣，劉鶚之寫老殘遊記，以及這類章回小說之繁盛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這是和清朝那個時代有關係的。在白話運動時期文藝作家的作品，與一九三〇年上期的，為什麼相差得那樣厲害呢？這也是時代關係的不同所致。

在某一個時代，有某一個時代的作家。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組織和經濟制度，是很有影響於他們的思想的。在新文藝運動開始的時期，很多作家漸漸認識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，便在作品中充滿攻擊和反抗牠的精神。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，很多作家漸漸認識了軍閥，資產階級，和小資產階級的罪惡，便在作品中充滿攻擊和反抗

他們的精神，以及解放無產階級縛束的思想。於是，我們可以斷定，在我們現在被日本帝國主義積極侵略的時期，許多振發民族精神，反抗外國侵略的文藝作家就隨之而起了。這就是作家的思想受着時代影響的意思。在我們開始批評他們的作品之先，這一項是應該首先注意的。

第二，要考察作家與其所處的環境關係。他所處的國家是怎樣的？是文明的或是落後的國家呢？政治是否上了軌道？產業是否發達？有災荒沒有？有匪盜沒有？有內亂和外患沒有？再來，我們考察他的家庭。他的家庭是富有或赤貧呢？是工？是農？是商？是學？是軍？是政？他有父母兄弟姊妹嗎？而他們的思想又是怎樣，是否影響於他自己呢？再來，我們考察他的本身。譬如，他所受的教育，所操的副職業，以及和他往來的朋友等，是不可不明瞭的，他戀愛沒有，結婚沒有？參加過社會運動革命運動沒有？有什麼癖性和嗜好？

更進一步，我們要考察，他對他所處的環境有什麼思想，以及所取的態度怎樣。他是不是受環境

的支配，而無所歡樂和悲苦呢？甘願受牠的壓迫，而不反抗不奮鬥嗎？他相信什麼主義呢？用什麼政策來改良他的環境？像這一類的問題，在我們考察一個作家的時候，是應該找求相當答復的。因為環境給與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，我們不能不注意。

第三，就是批評的立場。在我們批評之前，我們所取的批評的立場是不能不決定的。這就是說，我們拿什麼眼光去看一篇作品的意思。如果承認為人生的藝術是對的，那末，我們便以作品的思想為批評的根據，技巧方面可以不必重視，甚至可以全不過問。如果承認‘為藝術的藝術’是對的，那末，我們便以作品的技巧為批評的根據，思想方面可以不必重視，甚至可以全不過問。如果承認‘趣味文學’是對的，那末，我們便以作品的趣味為批評的根據，思想技巧兩方面可以不必重視，甚至可以全不過問。如果承認‘為人生的藝術’和‘為藝術的藝術’是全對的，那末，我們便以作品的思想和技巧為批評的根據。

如果承認資產階級文學或貴族文學是對的，

那末，我們便要考察作品的思想是否與資產階級或貴族的利益相反，然後來判斷牠的價值。如果承認無產階級文學是對的，那末，我們便要考察作品的思想是否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反，然後來判斷牠的價值。這樣各種不同的批評的立場，在我們開始批評之前，是應該要決定的。批評家自己決不是沒有思想的人，而他的思想決不是猶豫不定的，含糊的，矛盾的。他應該根據他的固定的思想來取決他的批評的立場。

我們既經明白作家與其所處的時代關係，與環境關係，既經取決批評的立場，那末，就來更進一步討論批評作品的本身吧。首先，我們對於作品要有相當的認識和了解。有許多荒唐的批評家，連作品本身也不肯多費心思，把牠仔細閱讀或思考，只隨便亂翻了一下，就來瞎說一篇，敷衍了事，沒有一點責任心。這是隔靴搔癢的行爲！我們對於作品要細心閱讀一遍，再加以深思熟慮。凡是故事，思想，技巧等，我們要耐心把牠們尋找出來，然後再加以考察。即使非常糟糕不堪一讀的作品，也要

耐心把牠讀下去，一直到我們明白牠的壞處時為止。

於是，在我們對於作品有相當的認識和了解之後，就來把那構成牠的各部分——加以考察。文體，措辭，文法，修辭，思想，作風等，我們都要注意到。舉個例來說，我們可以把文藝作品比做繪畫來看。如佈局，線條，色彩，光線，調子等就相當於文藝作品的各部分。用鑑賞繪畫的方法，去鑑賞文藝作品，是再好不過的。某一部分是好是壞，我們應該認識清楚；如果牠與全局不關重要，那末，可以不論。這種各部分的鑑賞就是批評的初步。

接着，我們便對於作品加以判斷。這種判斷作用只要施之於作品的兩主要部分——思想和技巧——便夠了。在分開鑑賞着作品各部分的時候，我們對於作者表現於各處的思想，當然有一番考察，看牠是屬於某一種主義的，或某一種主要思想的。把那許多附屬思想加過一番整理後，從牠們裏面，我們便可以推知作者的主要思想，即是我們所求的作品的思想。然後用我們自己的批評的立場，來

對這種思想加以判斷；如果與我們用作批評立場的根據的思想相合，那末，是可以稱贊的，否則，就要受我們的攻擊了。

我們對於作品技巧的判斷也是同樣。作品的體裁怎樣，故事怎樣，我們是要研究一下的：故事的演進是否合乎情理，體裁是否合乎這個故事，便是研究的對象。結構是怎樣的，緊張的或是鬆弛的？描寫是怎樣的，忠實吧，細膩吧？景物的描寫像真嗎？人物的描寫有個性嗎？文字美麗嗎，合乎修辭學嗎？情調和風格又是怎樣的呢？我們把這許多的東西聯合起來，組成技巧的全部，在分開判斷之後，再來加以綜合的判斷。於是我們可以說，這篇作品的技巧是好或是壞。

如果我們是站在‘爲人生的藝術’立場上，那末，我們對於作品的總評就要偏重在思想方面。如果我們是站在‘爲藝術的藝術’立場上，那末，我們對於作品的總評就要偏重在技巧方面。如果我們並站在上面那兩個立場上，那末，我們就要根據作品的思想和技巧兩方面來做總評。我們對於文藝

作品的批評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。

此外，我們還要談談批評家應該注意的兩項。
第一，批評與作家的名望。這是很普通的道理：名作家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盡善盡美的，也許還比不上無名作家的作品；無名作家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糟糕的，也許還比得上名作家的作品，作家的名望與他的作品實在沒有關係的。可是，有很多批評家都爲偉大作家的威名所震倒，不敢對他們直說一句。這是很可笑的！

第二，批評與友誼。在批評某個作家的時候，如果我們要顧到我們和他的友誼，那末，就不忠實於作品了。反之，如果對不相識的某個作家，懷一種批評的偏見，專門去找他的錯處：這種態度也是不對的。所以，我們只能根據作品的本身來批評。對於作家的友誼和偏見，是不能不拋却的。上面兩項，有很多批評家都不曾注意到。所以，他們的批評文字是不忠實的，不可靠的，敷衍的，很多很多的讀者受過了他們的欺騙，說起來很爲可惜！

到了這裏，我就要說明我自己的批評的態度

了。雖然我自己不敢誇耀是個怎樣有權威的批評家，不敢以爲我自己的批評文字百無一錯，但總敢於相信是很忠實於批評的人，而那些文字是消耗過我很多心血的。我總是按照我在上面所說的話做去（那些話並不是什麼偉大的見解，不過是我自己態度的聲明罷了）。我不願做個職業的批評家，爲着我自己的志願與興趣來從事於文藝批評。有時甚至是爲着我自己的憤怒！不錯，的確是這樣！當我看見了那些沽名謀利的什麼偉大的小說家，天才的小說家，仗着他們的小聰明來寫成什麼巨著欺騙世人，我的怒氣簡直要上衝雲霄！我發誓要揭開他們的真面目，使他們從此不能自欺欺人。現在，竟照我的志願做了，頓覺清爽，彷彿夏日置身於涼蔭之下。

我對於作家不知道故意捧場，也不知道故意毀罵。也不知道以偏見和感情用事。在這本書裏所論及的作家，認識的也有，不認識的也有，但我的態度決不能因我和他們的友誼而有所變更。只知道根據他們的作品的好壞來說我的話。我只知道

作品，而不知道其他。費了很多心血；把我所喜歡和所不喜歡的作品，統統耐心讀過了，彷彿嘗着甘草與黃連一樣。也許有人說我過於愚笨，不會採取一般批評家所慣走的捷徑。但我樂得愚笨。也許有人說我過於大胆或瘋狂，居然敢於扯弄虎鬚。但我樂得大胆或瘋狂。也許有人會於暗中算我。但我樂得受他的射擊。

在內容方面，這本東西，我自己還認為滿意，文字比第一卷要多兩篇，而且各篇的篇幅也不過長，或者可以減少讀者的疲乏和厭煩。

最末，我還要附帶地說幾句閒話。那是關於寫作本書的經過情形。在我完成第一卷的時候，日軍侵略上海的戰爭已開始了。炮聲火光幾乎把我們老百姓嚇壞！一切都呈着混亂現象，流血，死亡，飢餓等一齊向我們襲來。我便在這樣萬般可怕的環境中，一壁和家人忍着飢寒，一壁開始寫着這本稿子。可憐爲了參考書，我不知跑過了多少路去向友朋借來。每每爲了一天煤米無着，我又不得已拋開稿子，去向人家呼號借貸。在那時，真不知道我還

有機會能寫完這本稿子，以爲即或不被流彈或炸彈擊斃，也會被飢寒逼死。

等到我脫稿的現在，閘北，江灣，和吳淞一帶地方，已經被倭寇侵佔一月了，太倉附近國軍還正在和他們拚着死命呢。這一個月中，我雖不曾參加過愛國運動，以盡國民天職；不免有一番愧恨，但忍着勞苦寫完這本稿子，也不能不算是無聊的補救吧。至於我說出這許多不相關的話，也不過是作爲個人的紀念罷了。

一九三二，四，三，

賀玉波序於上海